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丁玲

杨桂欣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联合编辑出版

编 者：杨桂欣
责任编辑：孙可中 蔡嘉蘋
装帧设计：圆意设计

丁 玲

Dingli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206,000 开 本 850×1168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9 \frac{3}{8}$ 插 页 6

1987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7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印 数 0,001—8,000

书 号 10019·4084 定 价 2.10 元

为香港版选集写几句话

前年香港一个出版公司要出我一本选集，我曾写过几句话，但后来这事没有下文。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我的一本选集，要我写几句话，我觉得没什么可写。要讲的话已经讲过了。但仍推辞不掉，只好勉力为之。

我以为一个作家，既然是作家，就应该为世界，为历史，为现实生活，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以及其间的矛盾、斗争、消长等等负责地撰写解说词。解说得越深，越广，越优美，越有意义就越好。作家应该永远扎扎实实，默默无闻，尽心尽意，精益求精把解说词不拘形式地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。但作家最好不为自己的这些文章写解说。文章写得好，读者自然欣赏；文章写得不好，读者不能理解，再解说有什么用？自己写了文章，自己又为自己的文章解说，这正好证明原来文章没有写清楚。文章没有写清楚，不如另写，一味解说，未必奏效。

作品发表了，读者自然会有各种看法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也会有各种说法。有说得对的，有说得不对的，有说好的，也有说不好的，作家不必去要求那些评说完全切合自己的心意。对自己的文章否定也好，赞扬也好，都不必计较。重要的是默默无声地去分析那些来自读者的各种反映，并且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，反复思考，作为未来的启示和鉴戒。

我从事文学事业日子很长，写作的成绩很小。从中选了很

少一部分，编选成集，不一定是好的，或是自己比较满意的，无非是摘取一斑供有兴趣的读者以一点线索，或一点理解。至于毁誉对我来讲，向来是司空见惯，早就无动于我的半缕思弦。但如偶尔遇到知音，或三言两语，或一语中的，却仍是使我心领神会，欣慰难安。我以此薄薄的一本小书，在海峡彼岸，求得一二知己，也是以文会友的一番心意吧。

话讲完了，就此为止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北京



1980年摄于北京



与胡也频、王剑虹之妹合影（1929年）



上图：回北大荒探亲，重操养鸡旧业（1981年7月摄）

下图：全家合影



上右图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（1954 年摄）

上左图：与陈明去北大荒前夕（1958 年摄于北京家中）

下图：用陈明在山西制作的“写字台”写作（1979 年 10 月 11 日摄于北京）



上右图：左联时期在上海（史沫特莱摄）

上左图：摄于延安（1938年）

下图：于北京宋庆龄寓所（1949年摄）

目 次

为香港版选集写几句话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作 品 部 分

小说

莎菲女士的日记	3
松子	41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	52
我在霞村的时候	63
夜	83
在医院中	91
杜晚香	111

散文

三日杂记	137
诗人应该歌颂您 ——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	151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——回忆与随想	154
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——记胡也频	183

初到密山	204
“牛棚”小品(三章)	213
曼哈顿街头夜景	225
似无情, 却有情	227
我是一棵小草	
——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在《个旧文艺》刊授创作	
中心优秀学员与著名作家会见会上的讲话	230

资 料 部 分

三访汤原	陈 明 233
从《梦珂》到《夜》	
——《丁玲文集》后记	冯雪峰 253
记老作家丁玲	杨桂欣 261
丁玲生平及著作年表	宋昌琴 270

作 品 部 分

小说

莎菲女士的日记

十二月二十四

今天又刮风！天还没亮，就被风刮醒了。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。我知道，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。我也知道，不起来，便会头昏，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。医生说顶好能多睡，多吃，莫看书，莫想事，偏这就不能，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，天不亮又醒了。象这样刮风天，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。并且一刮风，就不能出去玩，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，还能做些什么？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，等时间的过去吗？我是每天都在等着，挨着，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；天气一暖和，我咳嗽总可好些，那时候，要回南便回南，要进学校便进学校，但这冬天可太长了。

太阳照到纸窗上时，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。昨天煨了四次。次数虽煨得多，却不定是要吃，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。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，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，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，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，又不能不借重它来像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。

报来了，便看报，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，然后又看国外要闻，本埠琐闻……把教育界，党化教育，经济界，九六公债盘价……全看完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

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，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，连那些什么六〇六，百零机，美容药水，开明戏，真光电影……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地丢开报纸。自然，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，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，恕讣不周的讣闻之类。

报看完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，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。气的事，也是天天气惯了的。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，便头痛，那声音真是又粗，又大，又嘎，又单调；“伙计，开壶！”或是“脸水，伙计！”这是谁也可以想像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。还有，那楼下电话也不断的有人在电机旁大声的说话。没有一些声息时，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，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墙。它们呆呆地把你眼睛挡住，无论你坐在哪方；逃到床上躺着吧，那同样的白白的天花板，便沉沉地把你压住。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；如那麻脸伙计，那有抹布味的饭菜，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，那洗脸台上的镜子——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，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，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……这都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。也许只我一人如是。但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，不满足；只是新的，无论好坏，似乎都隔我太远了。

吃过午饭，苇弟便来了，我一听到那特有的急速的皮鞋声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，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。但我却不会表示，所以当苇弟进来时，我只默默地望着他；他以为我又在烦恼，握紧我一双手，“姊姊，姊姊，”那样不断的叫着。我，我自然笑了！我笑的什么呢，我知道！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，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，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！这有多么久了，你，苇弟，你